



## 休憩（九）

李瑞男

**筆**者以往拍照的素材幾乎都是花卉或白鷺絲，好朋友曾給建議要我換個題材，也可試試拍攝功力是否進步。說的也是，今年植物園裡、外雙溪至德國內，尤其是國父紀念館，特別是早晨時，到處可見它們飛來飛去—「蜻蜓」。心想眼前的蜻蜓，不就是很好的拍攝素材嗎？

蜻蜓（閩南話ㄉㄩㄣˊ）屬昆蟲類，台灣因屬亞熱帶地區，氣候溫和，幾乎一年四季到處可見蜻蜓，相信大家小時候都有捉ㄉㄩㄣˊ的經驗。

記得小時候家裡庭院很大（是公家宿舍），有池塘養魚、有車庫停車、也有倉庫堆雜貨（如：腳踏車、水桶、水管線、鏟刀、儲頭……等等）。母親喜歡花，在庭院種植很多種菊花（菊花

葉及花瓣都可拌麵粉炸來食用）及玫瑰花，同時也種植玉米（又稱玉蜀黍）、草莓、芭樂……等。記得小時候，家裡池塘裡的水，傭人每星期至少會清洗一次，所以假日時，常與姐姐妹妹們在花圃裡捻ㄉㄩㄣˊ及捉蝴蝶，玩累了，還索性就跳到池裡玩水。

蜻蜓本身自己會捕食一些小昆蟲，如：小蚊子、小蝴蝶、小蟲或小蛾。在池邊三五成群結隊雲遊，飛累了，偶而會停駐在水草上、花的葉片上、或者是荷花的花瓣上，有時也會棲息在花園的石頭上，不過至今好像沒聽說過有人專門在養殖。

個人對蜻蜓瞭解不深，僅分享休閒時拍攝到蜻蜓的英姿共賞，並請不吝指教。





## 冤系列之三

# 縱火之冤（二）

葉子魅

### 七、功夫小羅莉

在床上躺了五天，傷口的疤已經縮小不到一公分了，爹和娘熬不過我的死纏爛打，讓我恢復上午學詩詞、下午練功夫的課程。程夫子很欣賞我，他說從未見過如此聰慧的學子，還是個年僅六、七歲的女生；他萬萬沒想到，這個六、七歲的小女生可是已經讀了十年的書了。

聶嘉仍然是大哥大的樣子，聶垚還是文質彬彬的迎人，倒是聶淼及聶焱看到我後畏畏縮縮的，大概是姜姨娘被罰讓他們對我心存畏懼吧？

「聶晶啊！」程夫子拿扇子碰碰我的頭頂，「寫字要坐端正啊！妳怎麼彎腰駝背呢？妳的手腕貼在桌面上，握筆姿勢也不對，怎麼病了幾天就將夫子教的忘記啦？」

看到程夫子的笑容，我知道他並沒生氣，所以也笑著說：「對不起，夫子，休息了幾天變懶了，我立刻改。」

前世我讀國小時，書法寫得不錯，還得過獎，因為我的書法得到書法大師的親自教導，這個大師就是我的爺爺。上國中那年，爺爺心肌梗塞過世，我和爺爺很親近，他的驟逝讓我對書法產生自暴自棄，加上國中課業也不注重書法，我的功夫就擱下了。沒想到來到這個時代，又重拾起了毛筆，看來我得和書法結一輩子緣了。

今天睡完午覺到練功場時狄師父還未到，兄弟們倒是都在自行先暖身了。聶嘉看到我，放下竹刀跑了過來。

「婷婷，我以為妳只上程夫子的課呢！妳的身體可以練功夫了嗎？」聶嘉關心地問。

「可以啊！我急著保護大家呢！」我甜甜地對他一笑，「姜師父雖然嚴厲，到底我還是學了不少功夫呢！」

聶焱怯怯地問我：「婷婷，妳氣姜師父嗎？」

「不會呀！」我口是心非地說。

聶焱和聶焱相視一眼，似乎放心了，聶焱再問我：「妳願不願意幫我姨娘拜託爹？」

我一臉問號，「拜託甚麼？」

「我姨娘被關在屋裡，爹不讓她出來，每天都在哭。」聶焱低著頭不敢看我，「她現在也不打扮了，像個乞婆一樣。」

聶焱癟著嘴說：「我們現在晚上都是有一頓沒一頓的吃，我姨娘根本忘了還有兩個兒子。」

聶嘉聽了連忙問：「你們屋裡的丫鬟呢？怎麼沒送飯過去？」

聶焱說：「不怪她們，她們問我姨娘何時開飯，我姨娘也不理她們，所以現在她們都不出現了。」

聶嘉對聶焱點個頭，聶焱就離開了。聶嘉說：「我讓聶焱去和管事說一聲，下次再有這種情形，你們兩人就到我娘屋裡來吃，我想爹不會生氣的。」

聶嘉對我說：「婷婷妳回去把這個情形告訴方姨娘，請她勸爹讓姜姨娘出來吧！」

我假意點點頭，說不說在我，我才不當濫好人呢！不只是我首次在這

個時代醒來那天聽到她威脅娘的話，最可惡的是她竟然慫恿姜師父狠抽我，讓我小小身板滿是傷痕；還好我的心理年齡已經十七歲了，才沒有被嚇到精神錯亂。有一點很奇怪就是聶焱對我就像普通兄妹一樣，可是聶焱每次看我的眼光都帶有殺意，他們母子是不是和我有仇啊？

聶嘉越來越有嫡長子的架式了，不管是使眼色讓聶焱去辦事，還是囑咐我請娘幫姜姨娘的忙，簡單幾句話，就交代清楚了，真沒想到聶嘉也不過才十歲多一點。想我第一次看到他拿著樹枝追著揍婷婷的無賴樣子，真是有天壤之別。有時我會猜，也許在我巴結他的同時，他也在觀察這個落水後變聰明的妹妹吧？

聶焱回來時，狄師父也到了，他先讓我將所學展現出來。

「聶晶，妳這個馬步紮得很穩，至於拳頭雖然還沒甚麼力量，但是已經可以聽到一絲絲拳風了。妳已經會腿上踢啦？不錯喔！一般我們都是至少學了二、三年基本功之後才教這動作。記住腿上踢的秘訣就是起腿要輕、踢時要快、落腿要穩。另外，別忘了踢腿要用腳背，這樣才有攻擊力。」狄師父一步一步地糾正我的動作，也不忘適時的稱讚我。

今天的練功愉快多了，狄師父認為我有學功夫的天分，也許不用再一年半載就可以練習三步上牆了。我也不太清楚這是甚麼招式，胡亂點個頭就下課了。

其實我還挺感謝姜師父的，因為他心懷惡意對我格外嚴厲，反而讓我進步神速。以前他動不動就叫我紮馬步半個小時，每次站起身時兩條腿都僵硬伸不直，可是現在無論是上下左右如何跳動我都靈活輕巧；綁鐵砂袋跑練功場幾個月，現在我走起路來，自覺身輕如燕；他教我打的五行拳，我一星期就完全背起來了，打得有模有樣。明天我得問問狄師父甚麼時候教我內功，記得武俠小說都暗示明示，如果沒有內功基礎，練出來的功夫殺傷力不夠。我想成為一個女俠，內功一定要學。

雖然病了快一星期沒上課，但今天的練功，顯然只有進步沒有退步。聶嘉送我回屋子時，從他的小廝硯青手上拿起一隻小雞，「婷婷，這隻小雞是觀賞用的，妳拿回去養著玩吧！」

我捧著這隻小雞回屋子，娘嚇了一跳，問我：「妳哪兒撿到的？」

「嘉哥哥給我的，姨娘，給妳養吧！我不想養寵物。」

娘怪異的眼神看著我，我猜六、七歲的小孩應該還不會說「寵物」這兩個字吧？真希望老天讓我早點長大，裝小

孩以及講幼稚的話，實在不是我的專長啊！娘是很喜歡小動物的，我們院子裡有一隻鸚鵡、兩隻八哥、四隻畫眉，甚至還有一隻對小鳥們虎視眈眈的波斯貓。

娘問我：「妳為這隻小雞取甚麼名字？」

我想了想後對娘說：「就叫牠辣子雞丁好了。」

說完丟下目瞪口呆的母親，我回屋裡寫程夫子交代的作業了。

事實上，我確實沒有看錯聶嘉。今天下午他讓聶垚去找管事，就是求證姜姨娘屋裡的丫鬟是不是真的沒有為聶焱和聶焱準備吃食。就像爹說的，即使是庶子、庶女，也是少爺、小姐，和母親是不是正妻沒關係。敢讓聶焱、聶焱沒飯吃？這些丫鬟是吃了熊心豹子膽了嗎？

第二天消息就傳出來了，娘的丫鬟聞笛打聽到的，她說姜姨娘已經可以出來走動了，只是神情看起來很萎靡。另外，她屋裡的丫鬟都被換掉了，看來這都是聶嘉和爹討論的結果。最後事實證明，聶家的未來還真是靠聶嘉撐下去的，當年追著要打婷婷的小子開始獨當一面了。

## 八、舅媽的心機

聶府的人丁並不旺，爹是獨子，祖父已過世，家中的後院是由奶奶掌管，包括整個家的吃穿用度、每房每月的例錢、所有管事及小廝和丫鬟的安排與調度。奶奶也分了一些工作出來給爹的大老婆，我名義上的大娘，可是實

際大權還是在奶奶手上。最初我擔心大娘的忌妒心會將得寵的姨娘賣出去，經過將近二年的觀察，我知道她沒這個權利。不過，她還是一個位高權重的婦人，如果她不高興，可以處罰小廝、丫鬟，甚至姨娘。家裡著火那次，因為娘承認是自己放的火，依家規就應該受杖責，心眼大的大娘可能真的如姜姨娘所說打娘五十棍，將娘打殘了，還好爹先處罰了十棍，讓大娘沒能藉機動手。

聶家的祖先原來是個六品地方官，到了祖父那一代，棄政從商，開始只是從事單純的綢緞莊的生意。祖父善於經營，利用曾祖父的人脈，開始拓展南北貿易。主要是將我們這兒的絲綢、茶葉等運往北方，再將北方的皮革、人參等往回運，一個來回總要花三、五個月，利潤也是可觀。還好爹一年只出去一次，我們這些庶出的子女才能在他的保護下快樂成長。

聶家雖然自家人口不多，傭僕倒不少，庭院樓閣也很多，聽說都是幾代祖先累積下來的。雖然建築已有些老舊，但是雕梁畫棟、飛簷高架，無處不顯示出輝煌的過去，整體炫麗華美中透露著古樸大器。爹和大娘住的院子很近，中間隔著一個荷花池，爹要和大娘睡的時候，還得事先知會大娘，請她準備。爹有四個老婆，每晚睡覺時，是不是和皇帝一樣要翻牌子呀？

聶焱邀過我去姜姨娘的院子玩，可是我怕姜姨娘會害我，拼命找各種藉口不去。聶焱曾在石姨娘的屋裡，招待我們享用他姨娘做的各式點心，石姨

娘的廚藝很棒。大娘的院子我去過很多次，尤其是聶嘉舅舅來訪時，因為他會從大街上有名的香逸齋買桂花糕來，我們幾個都愛吃。他的兩個舅舅，依規我們也必須喊他們舅舅，他的兩個兒子，我們跟著聶嘉喊他們表哥。

「婷婷，我大舅來了，我們一起去問好。」聶嘉在我們屋外大聲嚷嚷。今天不用上課，我懶懶地待在自己的屋子裡。

娘笑著開門請他們四個進來，「你們問好是順便吧？主要是去吃桂花糕吧？」

聶焱率先臉紅了，「方姨娘，大哥說這次是大舅指明要我們去。」

「對！大舅還說，如果婷婷不去，我們也不必去了。」聶嘉說。

「啊？這是為甚麼？」姨娘看我一眼，「這次和大舅一起來的還有誰？」

聶嘉想一想後說：「大舅媽和兩個表哥，表妹也有來。」

娘似乎不想讓我去，可是桂花糕的吸引力太大了，在我堅持之下，我們五個浩浩蕩蕩地來到大娘的屋裡。

「唉唷！這不是聶府的寶貝婷婷嗎？來，到大舅媽這兒來，大舅媽送妳一方繡工精緻的帕子。」

我有禮貌地向大家問好後，站到大舅媽旁邊接過那方手帕。

大舅媽問爹：「姐夫啊！你們婷婷十歲了吧？」

爹笑著說：「才八歲呢！我們聶家五個孩子都間隔一歲，最大的聶嘉今年十二歲。」

大舅媽和大舅舅相視一眼，眉開眼笑地說：「姐夫，婷婷和我真投緣，我每次看到她都喜歡得不得了，雖然婷婷還小，可是我想為我們家大觀和姐夫訂一個娃娃親，不知姐夫意下如何？」

我聽了心臟差點停跳一拍，娃娃親？我才八歲耶！開甚麼玩笑？

我趕緊站在爹後面，扯著爹的上衣，輕輕對他說：「爹，不要答應。」

爹不動聲色依舊笑著說：「謝謝弟妹對我們婷婷的厚愛，可是婷婷是我娘的心頭肉，沒有我娘的同意，誰也不能為婷婷作主。」

大舅媽看著大娘，「姐姐也同意我們親上加親吧？」

大娘正要開口說話，爹立刻接著說：「婷婷上面還有四個哥哥，不急不急。就像我剛才說的，沒有奶奶點頭，我和妳姐姐誰也不敢幫她的五個孫子女決定親事。」

大娘的嘴張得老大，似乎不相信爹會講這些話，我猜這個娃娃親是大娘和大舅、大舅媽私下決定的。聶家有錢，我是唯一的女兒，嫁妝一定很多，家境只是普通的大舅，一定是看上了我的嫁妝，用膝蓋都可以想得到。

聽到爹一口拒絕，大舅媽求救似地看向大娘，大娘鼓起勇氣說：「大觀也是個好孩子，先訂下來也好。」

爹大概沒想到這兩個女人根本沒在聽他說話，他面露不豫地說：「奶奶曾囑咐過我，五個孩子到十五歲時再談親事。聶嘉、聶焄後年參加鄉試，如果中了秀才，好人家也才會答應女兒嫁到我們聶家，現在談還早。婷婷至少也要等到十四歲時先看哪家有好的子弟，等及簪後再談。」

大舅媽有點不高興地說：「姐夫可是嫌棄我們家不夠門當戶對？說實話，婷婷也不過是個庶女，也沒這麼嬌貴吧？」

這句話可講壞了，大娘倒吸了一口氣，怯怯地看向爹，爹的臉色條地變了，帶著怒氣說：「弟弟、弟妹，你們坐，我還有事待處理。聶嘉，你們五個跟我走！」

我幾乎是用小跑步離開的，太恐怖了，竟然想訂娃娃親。

「婷婷，我們去練功場練劍？」聶嘉問我。

聶焄也說：「明天狄師父要考劍術，我們去複習一下。」

我的心情實在太惡劣了，回絕他們後回到娘的屋子，將剛剛發生的事一五一十告訴了娘。

娘聽了大驚失色，「大娘沒有阻止舅媽說話？」

我搖搖頭，「看情形，這是大娘和舅媽她們計畫的。舅媽還說我只是個庶女，沒有那麼嬌貴，爹聽了氣得臉色都發青了。」

「胡說！」娘笑了，「哪有人臉色是青的了？」

接著娘嘆了一口氣，憂愁地說：「婷婷，看來我們的好日子過完了。過一陣子妳爹要去北方，妳爹不在家，我怕大娘會趁機陷害我們母女。」

我拍拍娘讓她安心，「我去對奶奶說，她會看著大娘的。而且我有武功，大不了到時我們母女逃掉就是了。」

娘被我逗笑了，「就妳那一點破功夫就想走遍天下呀？」

娘太小看我了，將近三年的苦練不是蓋的，我的功夫已經是打遍聶府無敵手了。聶淼和聶焱那兩個繡花枕頭中看不中用；聶垚對讀書比較有興趣，後年的鄉試應該是沒問題，可是他的功夫只是基礎防身用的；聶嘉最近一年學著做生意，又是讀書又是練功的，雖然功夫也不錯，可是沒我強。如果大娘對我們母女有壞心思，我一定不讓她好過。

可是我也怕爹出遠門時，大娘趁機對我們母女使壞，所以翌日上午上完程夫子的課，我央求聶嘉帶我去找奶奶。

聶嘉也聰明，大約猜到我的目的，他提醒我：「爹已經說過了，舅舅他們不會再提了。」

我故意氣呼呼地說：「如果大娘趁爹出遠門把我賣掉怎麼辦？你敢反抗大娘嗎？」

聶嘉臉色很難看，「我娘不會吧？難道…」

我勾著聶嘉的膀子，「你是嫡長子，你說了算，你說大娘不會就不會；可是如果我真的被大娘賣給舅舅，我就拿把劍抹脖子自盡。」

「婷婷，妳說甚麼呀？」聶嘉氣得瞪著我，「妳敢抹脖子試試看！就算妳已經到了鬼門關，我也要把妳抓回來打屁股。」

「好嘛，那你說要不要和奶奶說一聲嘛！萬一爹出門了，舅舅背著大娘使壞，我們就孤立無援了。」把聶嘉拉到我的陣營，多少可以和大娘制衡。

「還孤立無援呢！也不知道妳的腦袋怎麼想出這些詞兒。走吧！我們去和奶奶說一聲。」聶嘉說完帶頭就走。

聶垚讓他的下廝墨青和石姨娘說一聲後也跟我們過來了，聶淼和聶焱大概覺得事不關己，回姜姨娘屋子吃飯去了。我請聶嘉的下廝硯青幫我向娘打個招呼，就說我去奶奶屋裡蹭頓飯吃。

奶奶看到我們三個主動到她屋裡吃中飯，高興地對屋裡丫鬟說：「紫衣，吩咐廚房幫我多做幾樣菜來，要孩子們愛吃的。動作快！小孩子禁不起餓。」





大概是爹沒告訴奶奶關於大舅媽提親的事，所以奶奶聽到我加油添醋談這件事時，氣得想把爹叫來罵一頓。

「奶奶，您別生氣呀！爹不是沒答應嗎？而且很不高興地丟下他們就離開了。」我依偎著奶奶說。

聶嘉說：「奶奶，婷婷說如果大舅趁爹不在時使壞，她就要抹脖子自盡。」

奶奶敲著我頭，「妳說甚麼渾話？就算妳爹出門了，還有奶奶在呢！誰敢在我眼皮底下使壞？以後不准胡說甚麼抹脖子之類的話，再說奶奶先把妳打一頓。」

我抱著奶奶撒嬌地說：「我就知道奶奶對我好，有奶奶在，我誰也不怕。奶奶，我將來不嫁人，我要照顧您一輩子。」

奶奶笑呵呵地說：「就怕妳遇到一個心動的人就忘記奶奶了。」

我故意說：「奶奶，您說甚麼呀？婚姻不是要靠父母之命、媒妁之言嗎？我等奶奶幫我挑好了才要嫁。」

奶奶笑得闔不攏嘴，「不害臊，小小年紀就想嫁人了。」

雖說祖孫四人嘻哈笑鬧，可是奶奶將這件事已經放在心裡了，因為過兩天逢到大家聚餐的日子，奶奶在飯桌上，斬釘截鐵地告誡大家，祖宗明訓，無論男孩女孩，不到十五歲不談嫁娶。大娘聽了狠狠地瞪了我一眼，我裝做無辜的樣子不睬她，可是我知道她心中已想著如何修理我了。

## 九、聶家的秘密

「聶焱，你的三步上牆怎麼一直練不好呢？你左腳都快把牆踢倒了，另一隻腳怎麼就提不上去呢？」狄師父皺著眉頭，「聶晶，過來，示範一下。」

我走出列，先助跑、加速衝，一腳踩蹬，另一腳就勢借力，兩臂一伸扒住牆頭，腹部一提氣，兩腳已穩穩地站在牆頭了。接著我再一個側翻，又站回地面了。我剛站定就接收到一道不友善的眼光，我知道那是聶焱，他現在幾乎不和我說話了。

「聶嘉，你的走筐籬進步很多，再努力一些，你就可以和聶晶一樣壁虎遊牆了。」

「壁虎遊牆？」聶焱轉頭問我，他不像他弟弟，對我沒有敵意。

狄師父聽到了率先回答：「壁虎遊牆就是爬壁功，又稱仙人掛畫。練成之後身輕如燕，游躡樓房不費力。」

「我甚麼時候可學壁虎遊牆？」聶焱問。

狄師父說：「你今天可以開始練習走筐籬了。等會兒你也拿一個和聶嘉一樣的筐籬，裡面放了和你體重一樣重的沙子，練習時提氣上去環繞筐籬邊上行走。每日練完後，舀掉一勺沙子，等筐籬裡的沙子舀光時，你在上面行走筐籬也不會傾倒，你就可以練壁虎遊牆了。」

筐籬就是籬筐，用竹子編的，我把握了絕竅，不到三個月，即使筐籬裡

沒有沙子，我環繞筐籬走時也平穩如走在平地，筐籬也不會傾倒。

快下課時我看到娘的丫鬟之一舞墨焦急地在旁看著我，等狄師父放我們下課時，她疾步走過來。

「小姐，妳快點回去，夫人正在責罵方姨娘。」

我跌跌撞撞地往屋裡跑，聶嘉也跟在我後面，如果大娘真的做出出格的舉動，希望聶嘉可以幫我阻止她。跑到院子時，只看到娘的丫鬟聞笛和大娘的丫鬟絳珠、碧珠站在門外，聞笛臉上盡是焦急。

「聞笛，我姨娘呢？」我抓著她的袖子問。

聞笛看看絳珠和碧珠，輕聲說：「在屋裡跪著。」

「發生甚麼事了？」聶嘉搶先問。

聞笛回答：「聽說昨晚柴房旁邊的樹林有火光，夫人認為是方姨娘放的，所以來興師問罪。」

聶嘉冷笑一聲，推開幾個丫鬟向前走，我連忙跟著走進屋子。首先看到的是背對房門的夫人背面，往右走幾步，見到娘跪在地上，左臉上紅腫一塊，正在無聲地掉淚，我趕忙走過去，跪在娘旁邊幫她擦眼淚。

「娘，這是怎麼回事？」聶嘉開口問。

大娘大概沒想到我們會來，先是被我一跪嚇了一跳，接著聶嘉的開口讓她的臉色更難看。

大娘高傲地說：「昨晚柴房旁的樹林子走水，方姨娘幾年前曾經在柴房放過火，我來這裡問她這次為什麼又放火。」

「娘，有人看到方姨娘放火嗎？」聶嘉問。

大娘臉上掠過一絲不安，「目前還沒人說看到，可是她以前做過啊！誰知道她是不是發瘋又跑去放火？我正在問她，可是她死不承認。」

聶嘉走過去將大娘拉到一邊說了幾句話，接著走回來將娘扶起，「方姨娘，您辛苦了，婷婷，妳也起來。」

說完，聶嘉帶著大娘就走了，我和娘滿頭霧水，不知聶嘉是怎麼說服他母親的。正面面相覷時，他又跑了回來。

聶嘉對娘說：「方姨娘，我告訴我娘，爹早就查出當年是誰放的火了，但絕對不是妳。」說完，他又跑掉了。

娘憂愁地說：「婷婷，妳爹走了不到一個月，大娘就在找理由處罰我們了。」



我幫娘的臉上擦上藥膏，大娘這一巴掌很重，五個指印都浮在臉皮上了。我心疼地撫摸著娘的臉，恨大娘無理取鬧傷害娘。

「姨娘，我已經八歲多了，也懂事了，您願意和我談談嗎？」

娘笑問我：「妳想知道甚麼？」

我先請聞笛到院子裡待著，禁止任何人靠近我們屋子。

「娘，我有很多問題，希望您能回答我，將來如果大娘真的趁爹不在家要害我們母女時，我也好因應。」我正色地說。

娘被我的話嚇了一跳，「婷婷，妳是聽到了甚麼嗎？」

「娘，您先坐下，」我幫娘倒了一杯水，「您先告訴我，聶嘉有姥姥、姥爺，還有舅舅、阿姨，聶淼也有，為什麼聶垚和我沒有？」

娘的眼光中掠過一絲哀傷，可是她沒開口。

我繼續問：「我醒來那年發生的火災，明明不是您放的火，為甚麼要承認？」

「婷婷，妳……」

我拍拍娘的手，「娘，我還有很多問題，可是我希望您先回答這些問題。娘，我不小了，您早點讓我明白，我們母女才有將來。」

娘嘆了一口氣說：「難得妳有心想維護我們母女倆，今天我就將所有

事都告訴妳吧！不過，已經快到晚飯時間，我們先吃了再談好嗎？」

母女吃過晚餐，娘讓聞笛和舞墨都回房休息後，我們就擠在娘的床上，點根紅蠟燭開始夜談。

「娘和妳爹是青梅竹馬，我們兩家也都熟得很，而且自小就訂了親，娘本應是妳爹的正妻。我十四歲時，姥爺（外祖父）被族兄陷害入獄，姥姥（外祖母）急出病來沒多久就去世了。為了救妳姥爺，家中財產都消耗殆盡，這時候妳奶奶提出解除婚約。」娘平靜地說。

「那怎麼可以呢？人不可言而無信啊！」我氣憤地握起拳頭。

娘笑了笑，摸摸我的頭，「傻孩子，沒錢沒勢的，誰願意娶我啊？姥爺出獄時瘦得不成樣子，人也癡呆了，家中只剩下幾畝薄田，生活拮据日子幾乎過不下去了。妳爹求奶奶同意讓我嫁到聶家，奶奶提出了條件。」

我緊張地忘了呼吸，對我疼愛有加的奶奶，竟然嫌貧愛富背信毀約，明明爹娘從小就是一對，如今讓他們成親，還提出條件？

「奶奶說我嫁到聶家可以，可是只能是妾，不能當正妻；而且，妳爹必須娶表妹，也就是奶奶的姪女。」娘搖搖頭，「妳爹不肯娶表妹，奶奶就堅決不讓我進聶家的門。後來因為姥姥走了之後由庶母當家，她看家裡生活清苦，為了她自己的兒子有好日子過，就慫恿妳姥爺將我賣給青樓。」娘的表情淒涼。

我想了想，「顯然最後爹為了不讓妳被賣入青樓而同意了娶表妹為正妻，但您也應該是大姨娘啊，怎麼會是三姨娘呢？」

娘笑看著我說：「妳爹娶大娘後，被迫先納進石姨娘和姜姨娘，最後才納進我。」

「啊？」我爹怎麼這麼花心？娶了正妻不夠，又納進來三個姨娘！不過我爹是獨子，在這個希望多子多孫的時代，男人三妻四妾是很正常的。

「娘，轟垚是爹親生的嗎？」這句話我憋在心裡很久了。

娘大驚失色，「妳胡說甚麼？」

我聳聳肩，「我聽到爹對妳說，石姨娘的夫家在城門貼告示，這就表示爹不是石姨娘的丈夫，所以轟垚應該也不是爹的孩子。」

「我去看看門外有沒有人偷聽。」娘準備下床。

我拉住娘，「聞笛和舞墨都回房睡了，我現在功夫很棒，聽力尤其好，我確定屋外沒人。娘，妳快告訴我，不然我去問爹。」

「婷婷！別去！」娘嚇得掩住口，「好，娘告訴妳這件事，可是妳得放在心裡千萬別說出去。」

我點點頭，娘想了想告訴了我有關石姨娘的身世。

石姨娘原是一富商的正妻，某次富商出遠門做生意時，為一青樓女子贖身後帶回家成了富商的妾。起初，一家

人相安無事，沒想到那個妾在富商耳邊說了一些話後，富商決定要抬那個妾為正妻，如果石姨娘不同意改當妾就要休了她。石姨娘忍氣吞聲同意了，從此在家裡的地位一落千丈，每天還要伺候那個青樓女子。等石姨娘發現自己有了身孕正要告訴她丈夫時，那個女子先下手為強雇了幾個無賴，將石姨娘裝入麻袋，預備帶到城外亂葬崗就地打死。

「後來呢？是爹救了她對不對？」我急得幫娘接故事。

娘笑了笑，「我的婷婷真聰明。沒錯啊！妳爹常年在外做生意，為了自保也學了一些功夫，他將那些無賴趕走之後就將石姨娘帶回家了。他對奶奶說石姨娘的爹娘想賣掉她，可是石姨娘曾經幫助過他，所以爹就買回來伺候奶奶。」

「奶奶相信爹的話嗎？」我問。



娘點點頭，「奶奶看石姨娘長得也是眉清目秀，脾氣好做事又比大娘勤快，當時妳爹剛和大娘成親沒多久，相較之下，奶奶比較喜歡石姨娘，所以就逼妳爹納她當妾，那時候石姨娘確實已經懷孕了，所以妳爹也就趁勢納進石姨娘。唉！妳也猜對了，聶垚是那富商的兒子，可是妳爹不介意，況且那時候月份還小，肚子不明顯，奶奶沒看出來所以她不知道。」

「唉呀！」娘突然瞪大眼睛掩住口，「我怎麼把這種事也告訴妳了？完了，妳爹知道一定會打死我。都是妳這個小妮子，騙娘不小心說出這個天大的秘密，啊！完了！」

我樂不可支地抱著娘，「好啦！娘，我又不是小孩子，這麼重要的事我不會說出去的啦！」

娘輕輕拍著我的手，「石姨娘是個好女人，只是命不好，將來如果有需要，記得要救石姨娘。」

我娘實在太單純了，她自己的命也好不到哪裡，還想著幫別人。

我繼續問：「那姜姨娘又是怎麼回事？」

「一定要知道？」娘佯裝生氣地問。

我笑著點點頭，「一次說完唄，免得我下次又要問。」

娘苦笑著說：「姜姨娘是奶奶表姐的女兒，也算是妳爹的表妹，姜姨娘告訴家人非妳爹不嫁，奶奶則認為

這也是親上加親；由於奶奶一直想要妳爹娶自己的姪女為正妻，姜姨娘再親也親不過自己的姪女，而且那時候石姨娘已經是姨娘了，所以姜姨娘只能當二姨娘。」

所以我們聶家除了我和聶垚，都是近親結婚，怪不得都沒有我聰明。

我又開口問：「我小時候柴房旁那把火是誰放的？」

娘又嘆了一口氣，「應該是我庶母的獨子。」

「妳怕爹和奶奶知道，所以就承認是自己起的火對不對？」我氣憤地說。

「我進聶家之前，妳爹給了我庶母不少銀子，警告她以後不准來騷擾我。最初幾年，家裡的人也從未來過，可是四、五年後，庶母突然派她兒子，也就是我的庶弟偷偷來找我要錢，說是妳姥爺生病需要用錢。我給了錢後被妳爹知道，把我罵了一頓。庶弟第二次偷偷來家裡時，被妳爹看到，將他打了出去。可是庶弟不死心，第二晚又跑來，我說甚麼也不答應給他錢，他就揚言要放火。他走了沒多久，柴房旁就起火了，我怕妳爹追究，就先承認是自己放的。」

我更生氣了，「妳幹嘛要承認？就讓爹將他打死算了嘛！」

「妳這個傻孩子，」娘搖搖頭，「先不說妳爹打死人要償命，如果大娘、姜姨娘知道放火的是我娘家的人，那我也一樣要受罰。與其這樣，不如承

認算了。還好是妳爹執行家法，如果是大娘，我可能會被打殘了。」

娘摟著我說：「婷婷，幸好妳是聶家三代唯一的女孩，奶奶視妳為心肝寶貝，別人不敢明著欺負妳；可是記著，暗地裡還是可能有人要害妳，妳要保護好自己。」

一直到爹經商回來，大娘都沒來找我們麻煩，我知道這是聶嘉幫的忙。我們這個大家庭裡，除了大娘還有姜姨娘，都是唯恐天下不亂的女人，如果沒有奶奶和爹看著，誰知道這兩個女人會使出甚麼下作手段？

## 十、見義勇為

「婷婷，妳好了沒有呀？我們要走了。」聶嘉在屋外輕聲喊著。

「來了，來了。」我從窗戶爬出，聶嘉在窗下接住往下跳的我。

看到我的打扮，他們四個包括不喜歡和我說話的聶焱在內，都抱著肚子狂笑，又怕被我娘聽到，不敢笑得太大聲，每個臉上都憋的紅紅的。

我看看自己，只不過穿的是聶嘉小時候的舊衣有甚麼好笑的？

我轉了一個圈，問道：「你們不覺得你們的小弟我，風流倜儻、俊美不凡、玉樹臨風嗎？」

結果這四個兄弟終於忍不住全都放聲大笑了。

「婷婷的頭是誰梳的？」聶焱問。

聶嘉回答說：「舞墨幫婷婷梳的，還不錯吧？」

我摸摸頭髮，舞墨幫我梳的書生髻，還綁了一條藍色的布巾，讓我看起來就像一個九歲的小書生。而我的四個兄弟們也都化了一個「老妝」，讓他們看起來比實際年齡大了至少三、五歲，聶嘉還在唇上畫了幾撇鬚鬚。

「好啦，好啦，快走。」聶焱催促著大家。

這個時代的節慶和前世的節慶頗多雷同，例如剛過完年，今天是二十四節氣裡的「春分」，不論男女老幼都攜家帶眷逛街走春。春分是過年後的第一大節慶，大街上商販雲集，而且人山人海，以往爹怕我們走失或被歹徒拐走，都是讓我們坐在馬車裡逛。今年，聶嘉向爹請示，讓我們五個自己出門「歷練」一下，爹在聶嘉保證絕對不惹事前提下，讓我們出外溜達溜達。可是囑咐我們行事絕對要低調，也不能讓奶奶、大娘和姨娘們知道。

我們五兄妹靜悄悄地從角門溜出去，張管事再次叮囑我們：「你們姓耳，耳吉、耳土、耳水、耳火和耳日，記清楚了啊！」

這是我們的爹想出來的花樣，將我們的姓名都除以三，對外就以這個名字行走江湖，如果真的惹禍時，和聶家撇清。

我們住的朱仙鎮是一片很大的平原，外圍有一條清澈的小河蜿蜒流過整個城鎮，我們家位在朱仙鎮的東南方，離商業區較近。我們幾個從角門轉出來沒走多少步，就來到了大街上。大街上鋪的是青石板，大概是被很多人經年累月的踩踏，已經光滑發亮了。

「大哥，好像有人在跟蹤我們。」聶垚輕聲地說。

聶嘉沒有立刻回頭，要其他兄弟和他站成一排，我則站在他們四個前面倒著走，再從縫隙中查看是何人在跟蹤，我一會兒功夫就發現是誰跟在我們後面了。

我低聲說：「爹的保鏢颯風。」

聶嘉翻了一個白眼，「我就知道爹不放心我們。」

聶垚說：「我們裝不知道，好好享受這個逍遙遊。」

幾個人在大街上逛著，每個人手上都有幾串錢，買些小玩意兒、吃些小點心，說有多愜意就有多愜意。

突然遠處傳來一陣雜亂的馬蹄聲，頓時街上的行人紛紛走避，呼爹喊娘喚小孩的聲音不斷，大家都怕被不知從何而來的馬踐踏而擠成一團，聶垚緊抓住我的手怕我被擠散。馬蹄聲越來越近了，四、五匹狂奔的馬匹已出現在街口，沒想到被大家急忙清空的街道，這時候出現了一個走路搖搖晃晃的小幼兒。

「狗子，狗子，我的孩子！」一聲淒厲的喊叫劃破馬蹄聲。

說時遲那時快，我們五人後面衝出一個灰色的人影，幾大步跨到小幼兒旁邊右手抄起他甩到對街，可是他自己卻被疾駛而過的馬踢到左腿，頓時腿上血流如注。

「找死！」馬上騎士勒住馬看了一下，還高傲地留了這一句話。

我放開聶垚的手衝了出去，對著馬上穿著錦衣的騎士說：「街上這麼多人，你們怎麼可以縱馬奔馳？那個人救了小幼兒，還被你的馬踢傷了，你不賠些銀兩給他治傷還罵他，到底有沒有國法呀？」

這些長篇大論從一個九歲小男孩稚嫩的口中說出，應該是很好笑吧？可是路人被我的義正言詞喚醒了，紛紛指責這個騎士。我的兄弟們這時全站出來，立在我兩側做為我的後援，而且很有默契的，我們五人全都伸出拳頭擺出打架的架勢。

另一匹馬上穿著暗藍色衣服的騎士靠近錦衣騎士，低聲說：「少主，我們要趕路，給他幾個錢打發打發。」

錦衣騎士不屑地點點頭，這位看似他下屬的騎士下馬走近躺在地上的年輕人，蹲下並從懷中拿出一錠銀子，「這位兄弟，真對不起，我們急著趕路不小心撞到你，這點錢你拿去治傷。」

年輕人看看手上的銀子，冷笑一聲說：「敗類！」接著將銀子擲回給藍衣騎士。

我看錦衣騎士拿起馬鞭似乎要發脾氣，趕緊走到年輕人旁邊，將那錠銀子拿回來放在他胸口上說：「人家的心意不要違背。」又對尷尬的藍衣騎士說：「我帶他去找醫館為他療傷。」

藍衣騎士鬆了一口氣，看向錦衣騎士，錦衣騎士點點頭，藍衣騎士站起來重新坐上他的馬。

錦衣騎士問我：「這位小兄弟大名？」

我的兄弟們聽到這句話緊張地站在我旁邊，我慢慢站起來，毫無畏懼地說：「我姓耳，耳日，想找麻煩到我們耳府來。」

錦衣騎士愣了一下，嘴角輕蔑地笑笑，拉轉馬頭和他的同夥離去了。我的兄弟們憋住的笑，這時全都爆發出來，轟轟？耳日？多虧爹的英明，這個奇怪的名字還真的派上用場了。

身後的人群有點騷動，我們回頭看到那個穿灰衣的年輕人搖晃晃地站起來了，左小腿的褲子上都是血跡。那錠銀子隨著他站起來而掉到他腳邊，他也視若無睹，我走過去幫他撿起來。

我誠懇地說：「這位壯士，我知道你不屑用這錠銀子，可是你的傷勢確實需要就醫。這樣吧，銀子我拿著，免得髒了你的手，我們一起去醫館，讓大夫幫你包紮開個藥甚麼的，其他的我來處理。」

這位氣宇非凡的年輕人，穿著一件補丁甚多的舊短衫，長褲已被磨得泛白。雖然他的穿著如此寒酸，可是一身的貴氣與傲氣擋也擋不住。聽到我如此說，他倒是沒意見，可是他的腿傷幾乎讓他無法行走。

「壯士、壯士，」有位大叔推著獨輪車過來，「您行走不便，老朽推您過去。來！坐上來。」

年輕人冷冷地看大叔一眼不發一語，我又多管閒事地將他按坐在獨輪車上，略帶威脅地說：「傷口發炎爛掉，你將來可能跛腳一輩子，越早治好越好。坐好，我們一起去醫館。」

醫館的大夫一聽到灰衣年輕人的義行，立刻放下手邊工作，仔細地檢查他的傷勢。



「還好，只是外傷，沒有傷到筋骨；不過，你的傷口撕裂了好大一片，我幫你上藥後包紮起來，千萬別碰水。明天要再來一次換藥，連著三天都要來。喔，你住哪裡？來醫館方便嗎？」醫生邊包紮邊問。

年輕人的臉紅了起來，低聲說：「我家離這兒很遠，不用麻煩了，過幾天這腿自己就會好了。我身上沒帶錢，請大夫容許我過幾天來還錢。」

跟著我們一起來的路人聽到這些話，尤其是狗子的娘，紛紛拿出荷包表示要幫他付醫藥費。

我揚起手中的銀子，「誰說你沒錢？這不是嗎？」

聶嘉低頭和聶垚討論了幾句話後，對那個年輕人說：「既然壯士的家離這兒很遠，不如先到我家住幾天，因為我家來醫館比較近，等傷勢穩定了你再回家吧！」

「可是，」年輕人的臉紅持續，「我們不熟識，我不方便住你家吧？」

聶嘉說：「我爹很豪爽，他一定很樂意認識你，也會歡迎你住我家。」

大夫抓好了藥，我將銀子給大夫，大夫不收，還感慨地對年輕人說：「像你這樣見義勇為的人已經不多了。」

推獨輪車的大叔好人做到底，願意將年輕人推到我們家門口；可是聶垚提醒聶嘉，讓人知道我們住哪裡後，萬一那錦衣騎士想報復我們的話，可能會惹來麻煩。所以我們騙大叔和這些熱心的路人，說我們家的馬車就在前面沒

多遠，我們背著壯士過去就可以了。那些鄉親也不囉嗦，謝謝我們後各自回家了。

我們五個裡面，聶嘉最壯，他二話不說，背起年輕人就離開了醫館。聶垚比較小心，帶著我們在街上繞了繞，確定沒人跟蹤後才往家的方向走去。剛轉進巷子裡，爹的保鏢颯風就從後面走過來接過年輕人背在身上，跟著我們一起由角門回家。

做了這麼有意義的一樁善事的結果就是我們五個人都被罰跪了，爹的理由是我們可能惹了不該惹的人，而且帶回來了一個不知底細的人；話雖如此，爹還是將年輕人留了下來，請張管事在長工的宿舍為他安排了一個床位。

我們五個在祠堂裡跪了多久，大娘、姨娘們就在旁邊哭了多久，即使聶嘉一直讓她們回屋裡休息，她們也不走。最後爹來祠堂把她們都趕到餐廳等奶奶出來吃晚飯，她們才哭哭啼啼地離開。

「好了，你們都起來吧！」爹坐在太師椅上看我們五個人抖動著跪麻木的兩腿，「從今天起，你們禁足三個月，除了課堂、練功場、餐廳外，只能待在你們的屋裡，聽清楚了嗎？」

「聽清楚了！」我們異口同聲回答。

我想爹真的怕我們被人家盯上了，誰知道那錦衣騎士到底是哪個大官的兒子。爹先去餐廳陪奶奶，要我們回屋裡洗洗臉、換套衣服再去餐廳。

「少爺，」聶嘉的小廝硯青悄悄地跑到我們旁邊，「你們罰跪時，我看到老爺在和那個陌生人談話，後來，老爺對張管事說讓那個陌生人留下來幫家裡做工。」

我們五個彼此相視而笑，爹是刀子口、豆腐心。我們討論的結果，這個年輕人應該是無家可歸，除了沒錢，身上的衣服也是破舊不堪；可是他那一身掩不住的貴氣從何而來的呢？他是誰？

### 十一、失蹤疑雲

我們家雖不是深宮大院的皇宮，也不是王爺貴胄的王府，可是爹對於後院的管理還是很有原則的。我們無論男孩女孩都是和自己的娘親住在同一個院子，每個院子都配有小廝和丫鬟，可是小廝滿十五歲之後就不能留在後院照顧主子，必須搬到前院由管事另行安排工作。

那位我們帶回來的年輕人，我只知道他的名字是項躍，今年二十一歲，爹見他學識豐富，思想細膩，對事情的看法獨特有見地，在知道他居無定所後，請他留下，項躍遂成為了爹的助手。自從救了項躍並帶他回家，一直到三個月後禁足令解除，爹喚我們去他的書房時，才再次看到正和爹討論買賣契約的項躍。

項躍看到我們，冷冷地點個頭，「大少爺、大小姐。」

我倒是看了半天才知道是他，因為他整個人的形象都變了。表情還是清

冷的，那股貴氣與傲氣仍然存在，只是他的穿著不再寒酸，人也壯了一些，給我的感覺已是豐神俊朗了。

「項大哥。」聶嘉先和項躍打招呼。

項躍急忙說：「大少爺，您別這樣，會折煞小人。」

爹搖搖頭，笑著說：「項躍啊！以你那天救人的行動來說，嘉兒喊你一聲大哥不為過。」

「不敢，不敢，那只是舉手之勞。」項躍仍然謙虛地辯解。

聶嘉以手環繞著項躍的肩膀說：「好啦，項大哥，我們彼此就別客氣了。我看你的腿傷好了，改天我們一起玩蹴鞠。」

項躍沒再說甚麼，可是清冷的面容不再孤傲，冰山似乎開始融化了。項躍抬眼看了我一眼，大概是想起我堅持帶他就醫並且帶他回家的經過，他雙手抱拳對我作揖。



「謝謝大小姐當日救命之恩。」

我的臉條地紅了起來，說實話，我也不知道當天為何我會這麼見義勇為，大概是前世的法治教育下，不能容忍有人如此漠視生命吧？

「唉呀，項大哥，你別這麼客氣，當日你捨己救人可是大家有目共睹的，我只是怕你受傷過重才逼你就醫。至於帶你回家，是我大哥聶嘉和二哥聶焄的主意，謝謝他們就好了。」

聽到九歲的我說出這麼成熟的話，項躍笑了，「謝謝大少爺和大小姐，項躍永記在心。」

項躍的笑容竟然讓我心弦重重一跳，似乎有股暖流從丹田湧入心房。搞什麼呀？我不是才九歲嗎？怎麼好像對項躍有動心的感覺？我搖搖頭，一定是被禁足三個月造成身心不平衡，一定是這個原因。

但自從有這種奇異的感覺後，我總是找機會去爹的書房，看看項躍都在做些甚麼，似乎是想印證我對他並沒其他意思；可惜效果不彰，每次從書房回來，只會讓我更想再見到他。是否是因為我的心理年齡早就達到十八、九歲了，開始想談感情、談戀愛了？

過了二年，聶嘉和聶焄同時考中秀才，爹高興地放鞭炮、擺流水席，只要有人來道賀，都可收到賞賜。聶嘉不打算再進修，隨爹行走南北從事貿易活動；聶焄在爹的鼓勵下，到城裡的書院繼續讀書，期望聶家自祖父那一代棄政從商後，又可經由科舉重回政治圈。

自從聶嘉的舅媽為子求婚不成而爹大發脾氣之後，不管是大娘的親戚還是媒婆，都沒有人敢來家裡為我說媒；倒是聶嘉和聶焄考中秀才後，有一些官宦、大戶人家開始打聽他們。翌年聶嘉十六歲時，經由奶奶作主，和爹的好友錢伯父的嫡長女訂了親，女方目前才十四歲尚未及簪，雙方打算等一年女方及簪後再開始各項程序；聶焄雖然也已十五歲可開始談親事了，可是他即將參加「秋闈」，也就是準備秋天考舉人，根本無暇他顧，所以不少媒婆都無功而返。

至於目前已十二歲的我忙甚麼呢？首先我的功夫又上一層樓了。不但各樣兵器的使用盡心學習，也開始涉獵一些暗器。狄師父也教我輕功，雖還沒法像武俠小說上寫的可以飛簷走壁、健步如飛，但是我跑得快、跳得高，這個時代的屋簷都矮，通常三步上牆就上屋頂了。

我的另外兩個兄弟聶焄、聶焄雖然讀了書，可是程度沒聶嘉、聶焄好，至今未能考中院試，所以兩人仍是「童生」。爹堅持他們成為秀才之後，才會讓他們在家裡的綢緞莊做事，這兩人至今在程夫子嚴厲的教誨下，成績已開始有起色。

雖然我對項躍的身世好奇，可是我和他的會面都有父兄在場，想多了解他都沒辦法，不過他偶而也會對我眉目傳情。如今的項躍與三年前已大大不同，雖然貴氣與傲氣仍偶爾顯現，但是面容與神情已具有陽光的一面了。

在這個門第概念很嚴謹的天朝，若我想和項躍更進一步，恐怕奶奶那關就會被卡住，如果一定要經過媒妁之言、父母之命，那我和項躍大概絕無成親的可能了，我看大不了慫恿項躍私奔好了。唉呀！一個才十二歲的女孩就想到私奔，真是太前衛了。

我們家過的規律日子，在翌年三月被破壞了。

「嘉兒，有個新認識的商家說，有個地方的皮革和藥材品質好、價錢低，只是需往北方多走十天的路，我們幾個熟識常常組隊的商家打算一起前往。由於可能耗上近半年的功夫，所以我將項躍留下來，讓他和張管事負責看好我們家，有甚麼事你們就和他們兩人討論。」爹交代聶嘉，我和聶淼、聶焱也在場。

聶嘉說：「爹，您這趟去怎麼不帶上我呢？」

爹笑著說：「去個新地方風險較大，我和你總得留一個人在家，如果有甚麼事還有一個做主的人啊！」

「為甚麼是我留下來呢？」聶嘉有點不講理，爹怎可能讓他去新地方？

我拍拍聶嘉的肩膀，「因為你是嫡長子啊！」

聶嘉聽了挺直了肩膀沒再說話，這句話我使用了六、七年，每次都可安撫聶嘉。

爹離開家那天，大娘和幾個姨娘全都哭成一團，她們共同的男人這次

出門半年，她們的生活似乎就沒有重心了。她們本身大門不出、二門不邁，如果是我，憋都憋死了。

「收起妳們的眼淚！」奶奶疾言厲色地看著這些媳婦，「聶峯為了這個家出門賺錢，讓妳們過豐足的日子，妳們有甚麼好冤屈的？我們明年就要辦嘉兒的婚事了，趁這個機會，妳們幾個做娘的、姨娘的，想想看還有甚麼需要準備的，免得到時候讓親家看笑話。」

爹出門後，我們大約每兩個星期會收到一封家書報平安，可是收到五封家書後就不再有任何音訊了，一同去販貨的商家家屬也沒有收到任何相關信息，大家開始慌了。

「他們已經出門三個多月了，我們應該組織一隊人馬去找他們。」一個瘦長、穿著樸素的中年人建議，他是慈心堂藥房的崔老闆，這次出門的是他的次子。

一個虎背熊腰的年輕人大聲說：「問題是我們不知他們走到哪裡了，而且這次是去一個新地方，我們如何找起？」他是戚氏皮革店的少東戚少虎。

「有誰知道是哪個商號介紹我們去新地方的？」項躍問。

剎那之間鴉雀無聲。天哪！竟然沒人知道！我看這次的旅程有問題，說不定大家帶去的貨可能被吃掉了，唉呀！那些人不會殺人滅口吧？我看看項躍，不知道該不該說出這個假設。

聶嘉著急地說：「不知道是誰介紹的也就不知道那個新地方在哪裡，我們應該如何做？」

大家七嘴八舌地東講一句、西講一句，誰也說不出個辦法來。我看著項躍，他已經二十五歲，是目前是我們聶家唯一可依靠的人，聶嘉尚年輕，閱歷也不足。

項躍請大家安靜，他緩緩說：「給各位兩天的時間，回去打聽任何關於這個商號的訊息，不管是當事人的長像、高矮或住所，任何訊息都打聽來，兩天後的這個時辰，我們仍在聶府集合討論。各位覺得如何？」

在走投無路下，這也是唯一的辦法，各位商家離去後，奶奶從後院來到前廳，請項躍分析這個事件。項躍將大家的意見大略說了一遍，奶奶則問他最壞的打算。

項躍迴避了奶奶的問題，「老夫人，我想先去衙門報案，但是我私下會請江湖上幾個朋友幫忙尋找。我相信一

定有人看過那些和老爺他們接洽的人，如果官府的畫師可以描出畫像，我的朋友們就可憑畫像打聽並尋人。」

幸好，並不是每個參與行前討論的人都出門了，像慈心堂的崔老闆就留下來而讓兒子去販貨，沒出門的共有五個人曾看過那些招商的人，項躍請這五個人到衙門對畫師口述那些招商之人的特徵。

等畫像來了之後，我覺得其中有一個人挺面熟的。我看看項躍，他點點頭，其他幾個兄弟也倒吸了一口氣，因為畫中人分明就是數年前縱馬踢傷項躍的那個錦衣騎士。

項躍說：「我朋友告訴我，這些人屬於詐騙集團的主要人物。他們看準商家後，首腦先出面說服商家組隊去新地方購貨，待商隊上路後，除了首腦外，其餘跟著去的都是武功高強、殺人不眨眼的江湖敗類。他們的目的一是劫貨，二是搶錢，最後可能就是滅口。」

一時之間，我們家大廳中的商家眷屬全都哭成一團。

項躍的江湖朋友願意為大家尋找失蹤的人，當然必須支付一筆可觀的銀子，不過只要能找到人，錢不是問題。項躍有個營救的計畫，不過必須經過奶奶的同意。

「老夫人，我的朋友可以根據不多的蛛絲馬跡儘量尋找他們，每個商家各出一個年輕力壯的男子隨同前往。我想我們家就由我代表去，不知老夫人意下如何？」

我看著項躍，他會功夫嗎？跟著去能做甚麼？不過我還沒表示意見，聶嘉首先反對。

「失蹤的是我爹，論理就應該由我這嫡長子去，聶垚在城裡讀書快要考鄉試了，聶森和聶焱準備院試，也在讀書，家中幾乎都是女眷，需要有人打理一切，包括家裡和商鋪。項大哥，這個人非你莫屬。」聶嘉強硬地說。

奶奶臉色都白了，「嘉兒，你年紀還小，出門還需要人照顧，會給商隊帶來不便。項躍年紀大，比較可以照顧自己，還是項躍去吧？」

聶嘉笑著說：「奶奶，我已經十七歲，明年就要娶妻了，怎麼還小呢？況且，我學了七、八年功夫，既可自保還能救人。家裡的綢緞莊、茶葉莊和脂粉鋪都需要人打理，項躍比我行。如果讓我管理，等爹回來後看到我管得亂七八糟，一定會痛打我一頓。」

聶嘉的話讓含淚的奶奶笑出聲，看樣子奶奶應該會答應讓他出去尋爹；可是一聲尖叫又讓聶嘉皺眉。

大娘抓著聶嘉哭喊：「我的兒，你怎麼能這樣離開娘？讓聶垚去！讀那麼多書也不見得考得上舉人。不然聶

森、聶焱隨便哪一個去都可以，娘不能讓你冒險。」

我翻了一個白眼，妳的兒子珍貴，別人的兒子就是糞土了嗎？

突然大娘建議：「讓婷婷去好了，她的功夫最好，對！就讓婷婷去好了。」

我不可置信地看著大娘，我是個十三歲的女孩耶！讓我和二十來個大男人一起去尋爹？就算在我的前世，也沒有這樣隨便糟蹋女孩的。

我撇撇嘴笑著說：「大哥是嫡長子，應該挺起來當我們弟妹的楷模才對吧？」

聶嘉走到我旁邊，往我頭上敲了一記，「當然是我去，讓一個女孩子夾在一堆男人裡面出門，像話嗎？」

「好了，大家都不要說了。」奶奶嚴肅地看了我們一眼，「就讓嘉兒跟著去，他是嫡長子，他是應該出門磨練磨練，順便去找他爹。」

又聽到大娘一聲哭嚎，我望過去，正好對上大娘投來的惡毒眼光。

～待續～





# 夜秋語

詹鴻銘

知秋一葉荒郊外  
寒雲幾片微風冷  
正值楓丹白露時  
夜來桂香饒心幽  
璧月秋語任暢言  
嫦娥奔月消舞影  
玉兔浮漪童神話  
釋懷遠古妙典故  
月圓凡宇依然亮  
擁抱一年欣逢夜